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

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

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躬侯甸男邦伯則

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居攝五

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

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

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即此時也切以為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

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

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

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祭烝歲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

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孔氏曰禮記每六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

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

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蕭然清淨之稱

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雖

和相助也○蘇氏曰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

廟也有肅肅其敬雖雖其和者實顯相其禮

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

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俱大而疾也

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

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

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

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

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

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

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

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

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逆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三十一

詩經卷二十一

三

志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

窮

○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

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

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

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

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

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

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

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行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箎者蓋文

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

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劑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禋禋音迄迄詩乞反用有成維

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

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

周公居攝十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

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
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
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
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
位有即政則周公
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

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

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

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

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

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

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

。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

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缺

。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

疆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

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

不為法乎。鄭氏丞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

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
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
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
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
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
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
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已之私意
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
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
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
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

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

音

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如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

遷焉○勃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

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

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

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

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

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

至祭昊天於圓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音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

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

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靖

之盡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

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

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刻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万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万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又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食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

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持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

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歌饗之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

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蒲哉故當夙興夜寐亶亶怵惕畏天之威

○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食之言祀文
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
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
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
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

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

詩記二十八

上

克商作頌曰載戰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戰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

不震疊壞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載戢

側立反

干戈載橐

音羔

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

戶雅反

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

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

○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

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橐韜也。○孔氏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

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

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

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

康奄有四方斤斤

紀觀反

其明鍾鼓喤喤

華彭反

磬筦

音管將將

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字如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三八

讀詩記二一八

一三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

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

孔氏曰釋言又云奄蓋也。鄭於闕宮

玄鳥箋皆以一而為覆覆四方同為已有與傳不異也。

斤斤明察也。○朱氏

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

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

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

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

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

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

○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唯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

之丞

民莫匪爾極貽

音我來牟

如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

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

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

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使眾民

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

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

李氏曰孟子曰

也。麩麥播種而稷之趙岐曰麩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

○鄭氏曰

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
貽我民以來年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
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己之殊。○陳氏曰：遂使
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唯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

三十二

讀詩記二十九

永

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既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預如

嗟嗟保介維莫

音暮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音餘

於

音烏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

許乞反

用康年

命我衆人庠

持耻反

乃錢

子踐反

罇

音博

奄觀銍

珍栗反

艾

刈音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言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

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

讀詩記二十九

二

新

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

曰：庠具錢鈹。孔氏曰：說文曰：鈹，古鈹。孔氏曰：李

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

入苗銚獲也。孔氏云：說文曰：銚，獲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

銚，然後成農器。是○朱氏曰：艾刈同獲也。○蘇氏

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

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畝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王氏曰：為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庠，乃錢罇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銍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嘻音倍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

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

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

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

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

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孔氏曰澤

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碎靡也。碎靡有水鷺所集也。朱氏

曰先儒多謂碎靡。在西郊故曰西靡。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

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

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

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

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

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

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

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

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

祈之上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去上帝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

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說耳且載艾社稷之詩其辭與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且載艾社稷之詩其辭與

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為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音社音力錦反。咨履反。

為酒為醴音禮 烝畀必寐 祖妣必復 以洽百禮降福

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稌 ○朱氏曰亦

助語辭也 ○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

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

米廩不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 ○毛氏曰數萬

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鄭氏曰烝進畀予

也 ○毛氏曰皆徧也 ○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

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

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陽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 ○王氏曰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 ○李

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

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

樂而奏之 ○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 ○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 ○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

懸鼓鞀音挑磬祝尺反圍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嗶嗶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

上瞽四十人中瞽百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

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

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為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柶虞之

也上角○毛氏曰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

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為一

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

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棘

注云為大鼓先引鞀鞀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故知田當為棘

耳還○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控也

圍揭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揭之文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也况狀

如漆甬中有推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一十七齒齧刻以木長尺爍之○朱

氏曰祝所以起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

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莛○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

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
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
管如遂併而

吹之釋文曰遂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

○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

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廷

業虞鼓磬祝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

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

者言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

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

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

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

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為盛耳。○朱氏

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

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

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無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

鮪音音鱈音音鯉音音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

曰潛摻也。○孔氏曰孫○鄭氏曰鱣大鯉也鮪

鮪也鱈白鱈也鯉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雖禘大音音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也。○劉氏

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

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謂禘其祖之自出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息亮維辟音音公天子穆穆

於音音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

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既右音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雖雖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

○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嘆辭也。○

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膾之謂

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

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

音音記二二九 九 刘文

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孝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

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嫠嫠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

賢遍反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

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

政歎

載見辟

音璧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

音零

央央條

音條

革有鶴

七羊反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

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音戶

烈文辟公綏以多

福俾緝

七入反

熙于純嘏

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

朱氏曰載發語辭也

鄭氏曰諸侯始見

五十四

續詩記二十九

十一

高

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

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為

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

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

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條革轡首也鶴金飾

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條革金厄是也。朱氏

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

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

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

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

七序反。敷都回。琢陟角。

反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

陟立反。以縶。

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勢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

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

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
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救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
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
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鄭氏曰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
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
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
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
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

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

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

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

受之勝殷遏

反放葛

劉耆

音指

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過止也○毛氏曰劉殺者致也○鄭氏曰
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
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
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

朝於廟也。孔氏曰嗣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

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

音救

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

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許九三十一

明刀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

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

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

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

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

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

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

王以其直心陟降

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

○朱氏

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立蓋將反。

予就之繼。猶判渙。音與。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且反。

二 廣詩記三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

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

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

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

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

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

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

自以為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

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于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為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

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

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以啟反

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符弗反

時仔

音茲

肩

百賢反

示

我顯德行。

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

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

○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

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

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

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

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

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

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

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

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

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

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人

廟而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

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苾後患莫予苳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

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

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苾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

信也○王氏曰苳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毛氏曰苳

蜂掣曳也○孔氏云釋訓作粵峯古今字耳孫莖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毛氏曰

桃虫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

黃雀其雛化而為鷦故俗云鷦鷯生鷦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

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

讀亦九三十 五 仲

○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

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

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

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

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

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

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苳

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雛飛為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為

鼠後為虎不必謂
批蟲化為鳥也

○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

又集于辛苦之地其柰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荇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螯謂

信管蔡之時也

小苾一章八句

載芟

所銜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氏曰籍田甸師所掌王載耒耜

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

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曰為

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

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

側伯反

其耕澤澤

音釋千耦

五口反

其耘

音徂云徂

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嗇

勅感反

其饁

干輒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實函

戶南反

斯活驛驛

音亦

其達有厭

於豔反

反

其傑

厭厭

其苗緜緜其庶

表嬌反

載穫濟濟有實

其積

子賜反

萬億及秭

音姊

為酒為醴丞畀祖妣以洽

百禮有飶

蒲即反

其香邦家之光有椒

子消反

其馨胡

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

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毛氏曰主家長也

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

也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孔氏曰謂其人強治一夫之壯也以謂間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

所左○李氏曰噉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噉衆貌

○鄭氏曰饁饋饌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

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

土氣丞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

其根株輦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

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

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行饁為夫

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

○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倣

為始載為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

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

釋文云爾雅作

釋云生也

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言

傑苗厭然特美也。

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

蘇氏曰縣

縣詳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

象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

也。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

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

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

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

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

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日縣縣其庶則既苗而

耘既苗而耘則以縣縣為善恐傷苗也。孔氏

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饒芬香

也椒猶饒也。

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

胡壽也。李氏曰

胡考者耇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耇。

孔氏曰謚法保

民耆艾曰胡

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

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為醴

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

丞鼻祖妣而送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畎畹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

來瞻女載筐立方反及筥其饑伊黍其笠音伊糾顯

音詩記三十一

其罇音斯趙徒了反又以蔞呼毛反荼徒音莫了音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揜揜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特如純反牡有捄音蚪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毛氏曰畎畹猶測測也。孔氏曰是丹利之狀舍人曰畎畹耜入地之貌

郭璞曰嚴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

筥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

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

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

孔氏曰：蓼是穢

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一驗也。

○毛氏曰：揜揜

獲聲也。○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

黃牛黑唇曰犝，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掬，角

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

及筥，其饁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

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

刺地，薅去茶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

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

乃獲刈之，既獲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

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

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葦罍終歲勤勤，不

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

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

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

犝作犝，曰本亦作犝。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紆

反孚浮

載弁侏侏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鼎

乃代反

鼎及鼐

音茲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紆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

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

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

曰十三

詩經卷二十一

十一

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

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

○毛氏曰侏侏恭順貌基

門塾之基

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

持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

○毛氏

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

謂之鼐

鄭氏曰鼎圜弁上謂之鼐。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呂氏

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

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

後大也鼐鼎及鼐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

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蘇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諱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謹諱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光。觥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

明篇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

舒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

龍受之。躋躋

居表反

王之造

七報反

載用有嗣。實維爾

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也。○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

師。王肅云。武王之眾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

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

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躋躋。武貌。造。為也。○

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躋躋王之造言躋躋然武功成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讀詩記三十一

相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也相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相武志也為注。○鄭

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相實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相之序曰相武志也或以為注或以為

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相相

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婁豐年數有豐年相

栢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

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

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栢武志也而曰

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

矣李氏曰武王只兵蓋為天命匪解者武王匪

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

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

厭也故武王栢栢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

三十一

詩記三十

十四

與

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

武之不可廢也

栢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音思我祖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音烏音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

繹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

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

反薄寒

巡守

反手又

而祀四嶽河海也

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闕之。孔氏以般樂也為序文曰定本般樂為鄭注未知孰是。○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言記三

上

異

於

音鳥

皇時周陟其高山

反吐果

山喬嶽允猶翕

反許

反

河敷天之下

反蒲侯

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巒山謂之隋隋狹而長也陟其高山隋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眾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祭者合為一

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
此周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
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
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